

第十六回 張太師彩樓擇婿 李建良勸友招婿

話說張居正擇定正月十五日午時命素娟在彩樓拋繡球招婿。

此事遠近宣傳，傳到李建良酒店。建良對朱能說道：「聞得相府小姐拋球擇婿，賢姪尚未結親，何不去走一遭？」朱能道：「小姪報仇念切，刻不能忘，今日宰相雖有彩樓招婿之事，但我仇未報，父在監中，固不宜圖及婚姻之事。況向富貴中求淑女，猶如從科目中求真才，豈可得麼？再說天下雖大，知心朋友除貴保一人之外，猶難再得一個，同心之人，談何容易。只管從叔父之命，往走一遭，亦不過信步觀場，稍散YL滯耳。」出店而去。建良與貴保說道：「據朱能所說之論，知他今日去觀拋球容或有之，想招此婚恐未必。」正在談論之間，忽見朱能回到店中，建良貴保問其許久不回，得毋彩樓招贅不成。

朱能見問，遂將彩樓觀場之事從頭說出。原來朱能是日從早出門而去，隨著眾人直到相府門前，只見人山人海，塞遍通衢。

真個連袂成帷，舉袂成幕，但見彩樓搭得十分華美，樓下坐了數十個相府家人，個個錦帽皂袍，手執長棍藤鞭，在此彈壓。到了午時，相國小姐簇擁著十數個丫環僕婦登上彩樓，擺齊香案禱告天地月老，站起身來，旁有丫環捧過繡球，樓下有個老家人手執告示牌，高聲向眾宣道：「太師有示，今日小姐拋球擇配，你等少年未定親者站立樓下，待小姐拋球擲中，招他為婿。不論貧富仕宦，惟有僕隸優卒道士僧人及已婚者俱不許亂進。倘球擲中此人不許別人恃強爭奪，如違，從重究治。」

眾人聞論，即擠身樓下。惟有朱能從遠處站立，看眾人執球。

只見眾人個個仰面爭看，小姐將繡球高拋半空中，有值日功曹送一陣輕風，把繡球遠遠送到朱能頭上落將下來，跌在朱能膊肩。朱能用手一摸，眾人正欲爭奪，被張府家人喝祝各人紛紛散去。小姐同丫環僕婦下樓去了。張府家人簇擁朱能入見。

早有家人先入報喜，張居正與各官諸戚友俱在。廳前聞報，大喜，請朱能入見。朱能入廳先謁張居正，後與各官見禮，禮畢站立。張居正賜坐，問及鄉貫姓名家世父母，朱能道：「晚生係殿元新科經魁朱能，湖廣人氏，家父百容，母杜氏現寓羊肉街李家酒樓。今聞太師彩樓擇婿，晚生偶爾觀場，卻被彩球誤中。」張居正道：「殿元公今日彩球擲中，與小女正是天緣，怎好說個誤字？」朱能道：「某初進步書生，怎敢作相門之婿，一則恐辱沒太師，二則無父母之命，無媒妁之言，三則某有大事羈身，婚姻之事稟過父母。然後晚生就此告退。」張居正道：「少年登科，他日前程定然遠大。若謂有事羈身，我想婚姻乃人道之始，事之大者還更有大得過此麼？至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乃大禮所在自不言。一面修書稟請父命，一面差媒備行小禮。今秋關在即，更望大魁天下，然後榮諧花燭。難道繡球一擲，就草草成親與戲場一般麼？」朱能見相爺談吐淡定從容，不甚逼迫，遂放下心腸，不好當面峻拒。遂講幾句謙詞套話，然後起身告別而去。去到店中，見建良貴保相問，遂把這段情由說出，又對貴保道：「愚兄隨眾觀場，不意彩球擲中。賢弟平日精通易理，煩與愚兄卜一婚姻之卦，何如？」貴保排成一卦，說道：「此卦大吉之兆，報仇盡在此舉。」朱能接了繡球，欲想報仇，不知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